

北海文史

第三辑

“八属军”在钦廉的活动及覆灭经过

衍 庭

陈炯明死党、一贯敌视孙中山革命路线的最顽固的南路军阀头子邓本殷。自民国十二(1923)年初至十四年底(1925)统治高、雷、琼、崖、钦、廉、罗、阳所谓“八属”的二年多时间内，给钦廉和有关各县地方制造了无穷的兵燹浩劫。邓氏统治的历史，就是血火纷飞的历史。现将有关邓本殷在钦廉地区的军事活动，及其反动统治最后覆亡过程的一鳞半爪，概述如下。望得到知情者作补充和订正。

“八属军”体系的形成

民国十一(1922)年六月，陈炯明叛变孙中山，篡夺了广东省的军政大权，为把南路广大地区的革命势力彻底消灭，以巩固其反动统治，即于十月间派其亲信苏慎初任钦廉“民团总办”，行使“善后处长”职权。孙中山在陈逆叛变之时，亦任命了革命将领、原第四路军总司令黄明堂为“讨贼军南路总指挥”，通电讨陈，率军自广西进驻北海。十三(1924)年一月五月，黄明堂攻廉州不克，十四日退守北海。月底，陈炯明在广州站不住脚，退守东江。此种突变，迫使窃踞廉州的苏慎初弃城出走，黄军即进驻廉城。是时，黄明堂又接到孙中山的密谕，要他身膺讨平陈逆，光复广东全省的重任。三月，林树巍攻雷州，黄明堂从北海率四千人往雷抗御，败绩负伤而退，仍驻北海。八月，邓本殷军卷土重来，围攻北海，黄军不支，于九月底退守廉州，北海又为邓氏所踞。当时广东南路除廉州为黄明堂革命力量控制外，其余高、雷、琼、崖、钦、罗、阳各县和合浦县大部分地区均为陈系军阀邓本殷、申保藩和黄志垣所盘踞。十月五日，邓本殷率领了一班大小头目，在雷州拼凑所谓“广南八属拥陈团”，“推”邓为“总指挥”，申保藩副之，黄志垣为“参谋长”。演出“黄袍加身”的丑剧。

他们倚仗陈炯明为后台支柱，复有北京政府段祺瑞的委任，所以踌躇满志，遂蓄以“八属”为地盘，进而囊括全粤的野心。

“八属”统治下的钦廉一瞥

“八属”军阀为巩固其统治地盘，搜括军饷，便不惜对属区人民实行残酷的血腥镇压和经济掠夺。他们对其死党的大小头目悉委以重任，分赴各地掌握生杀大权。申保藩任钦廉“善后处长”时，于灵山、防城、北海等县市设立“善后局”。对于同情、支持孙中山革命路线和敢于反抗的人民大开杀戒。他们“咸赖当地驻军协助，以除暴安良为职志”，凡是认为“不良分子或嫌疑犯”的人，均由“善后局”先行审讯，最后由“善后处”决定命运。可见“八属”军阀们杀戮随心，草菅人命一斑了。

另一方面，他们在钦州、北海分设铸币厂，大量铸“八属银”，有五分的镍币和二毫的银币二种，流通于所属地盘内外各地。银币成色甚低，只含银三成，却用高压手段硬要人民按高含银量的“中山毫”等价使用，“商民不敢与抗，乃暗中将其行市减低一成勉强使用，厥后价值每况愈下”，港英政府和广州商人一概拒用，使人民遭受无可估量的损失，而军阀头子们却脑满肠肥，腰缠万贯了。另外便是大开赌禁，准设妓院和烟馆，赌捐烟税和花捐等苛捐杂税，多如牛毛，社会风气大坏。破产毁家，铤而走险的人实繁有徒，一片乌烟瘴气。躬亲经历者至今尚记忆犹新。

廉州围城与黄明堂败走

当邓本殷等一伙合谋拼凑“八国联军”之时，黄明堂无疑是他们最大的障碍和心腹大患，必欲千方百计以除之。最初对黄以优礼相待，欲其就范，竟致电黄明堂征求意见，招他入伙。当遭到黄明堂严斥和峻拒之后，便急不容缓地对黄军实行武力征服了。

民国十二(1923)年夏，邓本殷、申保藩派苏廷有为“前敌总指挥”，申保藩自率一军配合，由钦州直扑廉州。八月底，申、苏两军会合于廉州城郊。形成从西、北二面对廉州的合围。

黄明堂早作迎战和守城部署，委旅长杨弼臣为城防司令和参谋长黄乔荪、副官黄梦麟、县长张卓光等共襄城防。兵力有杨弼臣旅、黄明堂养子黄日成团和钟玉臣营等合约二千人。屯粮修城，以逸待劳，准备迎战。黄明堂自己率领梁传楷一营和卫队一营驻守北海，以策应援。

申军围困廉州后，不断用大炮从四面向城内轰击。围城至二十天以后，城内粮尽，军民嗷嗷待哺，形势危殆。黄明堂急向雷州江洪统领陈学昌作“秦庭之哭”，陈便率领“黎仔兵”千余人乘船到北海登陆支援。不料这些“黎仔兵”多系土匪收编，漫无战斗目标和战阵经验，在岭底以上与申军相遇，一触即溃，狼狈回窜，从高德至北海沿途洗劫后下海逃去，人民反受其害。

廉州守军得悉援兵无望，已濒弹尽粮绝内外交困绝境。贪生怕死，见利忘义的杨弼臣便请德国女传教士缒城而出，与申保藩作妥协谈判，接受极其苛刻的条件，开城缴械投降，杀黄日成和营长数人，黄乔荪、黄梦麟的家属老少等十多人也惨遭杀害。县长张卓光被罚款二万元，名为赔偿地方损失，实则装进了申保藩腰包。

廉州解决，申保藩乃自封为“钦廉善后处长”。委黄昭景接合浦县篆。这是有名的“廉州围城”之役梗概。

黄明堂因杨弼臣叛变，损兵折将，又失养子。眼前钦廉大势已去，乃率残部黯然离开北海。

申保藩首鼠两端 林俊廷误入彀中

钦廉既得手，“八属”小朝廷的大小头目弹冠相庆。邓本殷以“总指挥”头衔坐镇高州。申保藩当了“副总指挥”兼独当钦廉地区一面的“善后处长”，驻节廉州，手握一方生杀大权。但他并未以此为满足，乃异志萌生，“不甘为邓氏之下”。民国十三(1924)年初，桂军司令兼边防督办林俊廷倾向孙中山的革命路线，有出兵南路，问鼎“八属”之志。广州大元帅府即任命林俊廷为“广东钦廉高雷琼崖罗阳八属军务督办”。五月，林俊廷率部四千余人由南宁进入廉州。申保藩见林军来头不凡，便看风转舵，顺水推舟，借邓本殷本是林俊廷的

旧属这个关系，笑脸相迎，并在廉州筹开盛大的欢迎会；还拨所属张瑞贵一个旅归林编遣，以表竭诚。申保藩此种举动，显系在林，邓之间走“钢丝绳”，绝“非邓(本殷)意也”。

林部进驻廉州设“俊威将军行台”，高树“林”字大旗，申保藩折节优礼，奉候惟谨。林俊廷对申深信不疑；地方士绅对他的礼贤下士甚表好感。六月，派兵进驻北海，对于一向被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“北海盐务稽核所”的税款，“概被囊括一空”，以充军饷；同时电请孙中山给予饷械支援，满以为“八属”一方，垂手可得了。七月，广州元帅府派“永丰舰”运饷械来北海接济林军，并命他火速通电出兵讨邓。林俊廷被申保藩灌了迷魂汤，迟迟按兵不动。“永丰舰”离去后，邓本殷便由廉江称兵压境。此时林方发出讨邓通电，势成骑虎，不得不战，可是已殆误了主动的战机，造成了被动挨打的局面。十二月中旬，邓、林两军在山口前线开火，张瑞贵旅乘时反戈归邓，林军不支，退走钦州，邓本殷亦旋师高州，随即率参谋长黄志垣、旅长邓承菽、李国华和蔡炳寰等到廉州“慰劳”申保藩，申已预测邓的来意是澄清迎林之由，事先已准备好应付的理由。邓本殷亦自有筹算，仍保留申保藩原钦廉“善后处长”之职。人们不禁要问：邓本殷为什么不事先进军合浦驱林并问申氏迎林之罪，却在此时以轻车简从来“慰问”？又张瑞贵为什么乘时反戈归邓？比中契机，足见申保藩心计之工了。

“树倒猢猻散”

民国十四(1925)年九月，广州革命政府二次东征陈炯明，邓本殷以援陈为名，兵出三路进窥省城。国民革命军任命第一师师长李济琛为“南路总指挥”，南征“八属”。李济琛联合桂军俞作柏和胡宗铎部，部署四路大军，从四面分别向“八属”指挥中心高州和廉州压来。十一月下旬，革命军第十师(讨邓第二路军)在师长陈铭枢指挥下，从阳江进抵山口。申保藩闻讯，便漏夜率所部撤出廉州，向钦州方面逃跑，十二月上旬，陈铭枢师进抵廉州。邓本殷、申保藩同时通电下野。“八属”小朝廷遂宣告覆灭。